

恐怖军团

调查员们将要揭发的是一种邪恶，
潜藏在久远罪行的阴影之中。

译者	Ra 酱	联系方式	zhangyysem@163.com
作者	Geoff Gillon		
允许转载	是	允许制作小说或视频	是
允许修改后发布	否	允许商业用途	否
备注	转载请保留作者、译者名及本表格信息		
仅供个人学习和交流，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维护原作者合法权益			

“我想我看到一条峡谷/覆盖着蓝色的骨骼
那是英勇的士兵/他们的年龄再也不会增长
他们向你问候”

——史蒂芬·斯图尔斯，《日光再临》

本模组¹将会让调查员走进一个疯狂的
南北战争老兵的恐怖世界。不需要克苏鲁神
话知识，也不需要任何种类的魔法咒文。调
查员最好的帮手就是智慧和勇气。

KP 信息

本模组时间非常紧凑，事件全部发生在
短短几天之内。KP 可能需要调整事件和遭遇
的顺序，以保证调查员能够到场参与故事的
高潮部分。故事的高潮设定在 8 月 30 日，
与那场南北战争时期战斗的纪念日相符。这
只是为了戏剧性起见。如果 KP 发现这个日
期对于他的战役而言并不合适的话，可以完
全忽略掉这个日期，并删除指向这个纪念
日的所有线索。最简单的是完全忽略任何日
期，而让墓地和威登公馆里发生事件的速度
适应于调查员的调查进度。模组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让调查员在过去战斗重现之日的前
一天来到威登公馆。到达那里之后，他们就
会被困住，在事件自行解决之前都无法离开。

模组会在 8 月 26 日中午开始，关于基
督教会墓地被毁坏的流言开始传播起来。
不知什么人严重毁坏了那里的南北战争纪

念碑。当天白天的其余时间和晚上都可以
用于调查此事。第二天时间可以进行进一
步调查，调查员可能会在墓地、疗养院或
威登公馆外度过当天晚上。第三天调查员
应当造访威登公馆，被困在一个老人试图
改变自己的过去的计划之中。

模组背景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在最初
战斗的几周内，阿卡姆就把自己最优良的
年轻子弟派去加入了马萨诸塞第 23 志愿军
团。这些志愿兵见证了 1862 年的半岛行
动，后来又参与了第二次牛奔河之役。在
这场战斗中，合众国军遭到了罗伯特·李
领导的联盟军的致命打击，死伤惨重。

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中尉当天也在
战场上。他是一个阿卡姆人，也是第 23 志
愿兵团的军官。马萨诸塞军团已经在联盟
军的反攻下被摧毁了，威登和一些来自第
7、第 9 和第 23 军团的人待在牛奔河畔，
在叛军的炮火下寸步难行。

这个 19 岁的军官把其他人召集起来，
呼吁他们鼓起勇气，然后作出了他所能作
出的唯一决定——下令向山坡上发起绝望
的冲锋，攻击联盟军的阵地。鼓手击鼓示

¹ 原模组为三版，译者转为七版。

意冲锋，七零八落的士兵们勇敢地爬上山坡，朝强大的敌人疯狂冲去，12 磅的炮弹雨点般落在他们四周。

威登也在他们中间疯狂冲刺着，手里握着军刀，打算跑到山顶去。但是突然，一颗炮弹打在他右侧几码远的地上，把他震倒在地，而他旁边的人则直接被炸成了碎片。恢复意识后，威登试图站起来，但却感到自己的腿被什么东西压着。他发现自己的腿被旁边死去的人的肠子缠住了。他吓破了胆，尖叫着蹬掉了那堆肠子，慌张地逃离了战场。

威登跑到了河对岸，躺倒在地，边大喘着气边平息内心的恐慌。他惊恐地看到自己命令冲锋的士兵们像苍蝇般被击倒，大多数死在激烈的炮火中，其余的人则在这场难逃一死的冲锋的最后 20 码距离里被地面上的步枪扫射而死。威登既对这场屠杀感到恐惧，也对自己出乎意料的懦夫之举感到惶恐，他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合众国军的前线。不过在此之前他用一把小刀划伤了自己的腿，来掩盖他在战场上的懦弱行径。

合众国军的将军们相信了他；他们接到报告称他带领了一场几乎能够扭转战局的冲锋。威登获得了表彰，并被擢升为上尉——但对他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他给自己划的那道伤口开始化脓，然后生疽，最后整条腿都被截肢了。

威登所不知道的是，还有另一名士兵在当天那次决定命运的冲锋中存活下来了：那就是那个 12 岁的鼓手，爱德华·霍顿。上坡跑到一半的时候，随着四周的人纷纷倒地，这个小男孩失去了勇气。他倒在地上，恐惧地哭着。后来，天黑之后，他溜回了合众国军前线。他目睹了威登的懦夫行为，但他对自己缺乏勇气感到羞愧，因此没有对那些相信威登是一名英雄的合众国军官透露什么。即使在 1865 年回到阿卡姆之后，霍顿也没向任何人讲述过

那天的真实情况。尽管有些记录表明当天霍顿参与了那场冲锋，但他一直否认此事，以至于他自己都快忘记自己在那场战斗中扮演的角色了。

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上尉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是阿卡姆居民们的嘉奖。他谦虚地接受了赞扬，同样从未透露过当天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位残疾的退伍军人回到了阿卡姆西北部的威登家族公馆里，深居简出，很少能在阿卡姆镇上看到他。在世纪之交，威登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遣散了所有仆人，独自居住。

在独居的岁月里，他探索起了父亲和祖父留下来的大图书馆。他向哲学、文学和科学寻求安慰，但是发现无论如何都抚慰不了自己饱受折磨的灵魂。然而在去年，当他研究图书馆里为数不多的神秘学藏书时，他发现了一本泛黄的手稿，这是一本名为《莫杜思文集》的书的手抄本。在这本书里，威登发现了一些咒语，根据描述，这些咒语可以用来重返、甚至改变过去。代价很高，但威登非常愿意付出这些代价。

威登的计划

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纪念日即将来临。利用一种被称为**仇恨雕像**的存在的力量，威登计划重演那场战斗，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来领导那场决定命运的冲锋，这次他要在炮火中证明自己的勇气。

最近他招了一个寄宿者在家里，是一个叫做罗德里克·阿斯本的作家，他的意志和生命将会逐渐被仇恨雕像所吞噬。在模组开始前一天的夜里，威登施放了法术，把仇恨雕像召唤到了阿卡姆，它暂时住在了阿卡姆的南北战争纪念碑里。仇恨雕像的召唤使得阿斯本立刻失去了 15 点意志。第二天晚上雕像就会开始变形，再从毫无防备的阿斯本身上吸取 15 点意志。再后一天晚上，阿斯本会再失去 15 点意志，而雕像会变成完全体，离开墓地。最后一

条晚上，雕像会吸干阿斯本剩余的全部意志，召唤恐怖军团，而阿斯本会死去。

调查员信息

好奇的调查员可能仅仅会为了调查阿卡姆南北战争纪念碑的毁坏而卷入此事件。其他人可能会通过丽贝卡·霍顿小姐的委托而被吸引进入场景。

无论如何，调查员都会通过邻居、朋友或房东听说纪念碑毁坏事件，或者也能从报纸上看到此事。关于此事的细节几乎没有。

丽贝卡·霍顿小姐

丽贝卡·霍顿 23 岁，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女郎，大大的眼睛经常半睁半闭。她是一个古老的阿卡姆家族的末裔之一，深受阿卡姆上流社会常见的古板势利的态度影响。调查员可能是由朋友推荐给她的。她对调查员的态度和行为取决于调查员的

【信用评级】和家族姓氏。



霍顿小姐非常担心自己 77 岁的爷爷爱德华·霍顿的健康。他是一名南北战争退伍老兵，曾经是马萨诸塞州第 23 志愿兵团的鼓手，如今住在密斯卡托尼克谷退伍军人之家里，过去三年来他一直住在那里。丽贝卡解释道，她爷爷的状况最近急转直下。

老霍顿通常精神矍铄，热情健谈，不过他最近变得阴郁起来，不愿与人说话。尽管这可能只是残酷的岁月的痕迹，但丽贝卡依旧认为这是护理院的工作人员的错。她怀疑他们忽视、甚至虐待病人。

今天早上的关于南北战争纪念碑被毁坏的消息使老霍顿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他语无伦次地说要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在他和整个阿卡姆的身上。

莫杜思文集

这本著作成书于 18 世纪晚期，作者是臭名昭著的奴隶主博登·达德利。书中记述了达德利所知的一个极为好战的非洲部落所持有的信仰。达德利售卖的大部分奴隶都是通过屠杀、绑架和强奸而从这个部落里得来的。

尽管书里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但达德利描述了部落里的“巫医”能够召唤神灵并与之对话，以及复活并操纵死者的能力。有详细描写的一个仪式是关于创造一种被达德利称为“仇恨雕像”的东西。曾经见证过这一仪式的达德利写道，首先要建造一个大约 15 英尺高的木质图腾。在日落时分，仪式开始，持续八个小时。在仪式结束时，这个未知的神灵就会占据在那个木质的图腾里。接下来的两个晚上里，雕像就会开始成长、转变，第三天晚上它会醒过来，并满足召唤它的人的愿望。巫医告诉达德利，仇恨雕像能够改变过去，部落曾经两度使用它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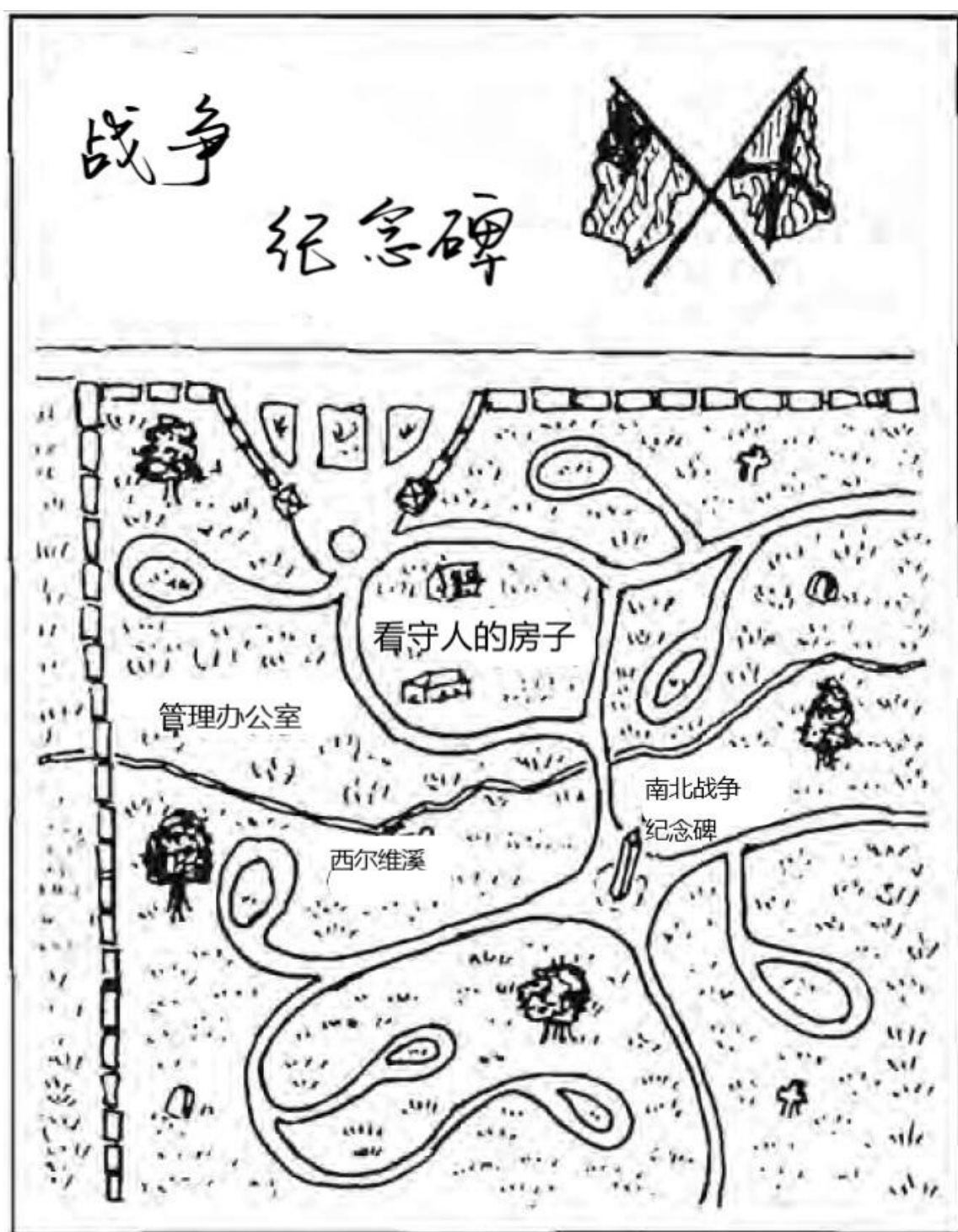
阅读这本书需要成功的【母语】检定，并需要两个小时时间。调查员可以增加 4%的【克苏鲁神话】，并失去 1D6 点 SAN 值。典籍中唯一完整描述了的法术就是召唤恐惧雕像，需要进行极难难度【智力】检定学习。恐惧雕像是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之一。

法术：召唤仇恨雕像

本咒文的仪式要花费八个小时进行，并且只能在夜间施放。需要消耗 12 点 MP 和 45 点意志，意志通常是由奴隶或俘虏非自愿提供的。施法者必须提供 MP，但意志可以由指定的祭品提供。成功召唤后，仇恨雕像会居留在一个为此目的特别准备的木质战斗图腾里。接下来两天晚上，仇恨雕像会进入我们的世界，每天晚上都从祭品身上吸取 15 点意志。在雕像与图腾完全结合后，它就开始行动，满足施法者最深的愿望。

霍顿小姐雇调查员来是为了尽可能调查那家护理院，以及查明南北战争纪念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不算富有，只会为调查员提供 50 美元的报酬，不过可以进行【议价】。她对于她爷爷在南北战争期间的经历知之甚少，只会提到他经常以“自己当时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却一直机智勇敢”自夸。

如果没有使用霍顿小姐作为导入的话，调查员之后也可能会遇见她，或许是在护理院里。她定期去探望她的爷爷。



第一天

调查员开始调查时这一天至少已经过半了。他们要做的事视导入方式而定，不过大体上就是去看看墓地和/或去护理院采访爱德华·霍顿。南北战争纪念碑位于镇子南边郊区的基督教堂墓地里。霍顿目前住在邦德里街的密斯卡托尼克谷退伍军人之家里，位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西边。调查员当然可以选择其他的调查路线。KP 视情况调整顺序即可。

基督教堂墓地

调查员在模组第一天前往基督教堂墓地和战争纪念碑的话，会发现这是一块 14 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环绕着一圈锯木架栅栏，来让参观者保持安全距离。方尖碑上刻着 27 名在战争中丧生的阿卡姆人的名字，但它现在被严重击碎了，布满裂痕，看起来随时有可能坍塌。跳过栅栏仔细查看的调查员可以通过【侦查】检定发现纪念碑的裂缝里正在往外渗出一种奇怪的粘稠的物质。（损失 0/1 点 SAN）

如果询问警方或墓地管理人员的话，会发现他们对发生了什么毫无线索。他们只知道天亮时纪念碑就被发现是这样了。守夜人戈博·彭德声称昨天夜里什么都没听到。

密斯卡托尼克谷退伍军人之家

这个疗养院是一家慈善机构，主要靠捐款资助。房子由一栋三层的乔治王朝晚期公馆改建而来，里面住着的主要是从世界大战和美西战争中退役的老兵。还有一位南北战争退伍老兵住在这里，就是老爱德华·霍顿。

要进入疗养院，调查员必须让工作人

员相信他们的诚意。医生或律师之类的专业人士要进入疗养院不会有什么困难；其他人则要进行成功的【信用评级】或【说服】检定。霍顿小姐的一封介绍信能够免除这所有的麻烦。疗养院里，身心俱残的人蹒跚而行，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其他人则只是呆坐着。

伊莱娜·奥马丽护士是爱德华·霍顿所居住的楼层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精神充沛的女人，有着来自波士顿和爱尔兰的祖先。她说话口气强硬，但能感受到她对护理院居民们真诚的关心。她很愿意回答任何问题，也能够让调查员满意地感受到护理院是在尽可能地对病人们好。



如果询问她霍顿的情况的话，她会提到，最近老人经常做梦，睡眠不佳。“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说梦话，长篇大论，不过我没有时间完整听一遍。值夜班的人说这个月他每一天晚上都是这样。”奥马丽说老人最近一个月里情况更糟糕了，与梦境折磨他睡不好觉的时间正相吻合。

鼓手

霍顿住在建筑后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坐在摇椅上，肩膀上披着一条披肩，周围放着各种战争纪念品：一面破破烂烂的合众国军旗，一面马萨诸塞州第 23 志愿军团旗，和一面破旧的行军鼓。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兵注视着窗外，目光炯炯有神，似乎在看着很远的地方，而完全没有注意来访的客人。他的脸庞长而凹陷，眼睛周围有黑眼圈。他看起来很焦虑，又似乎有所期待。当调查员吸引他的注意之后，他就会回答他们的问



题。尽管他有一点爱东拉西扯，但他还是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爱德华·霍顿，原鼓手

STR 50 CON 65 SIZ 55 DEX 55

APP 45 INT 70 POW 65 EDU 91

SAN 65 HP 12

武器：1860 柯尔特. 45 左轮，55，伤害

1D10+2；. 58 春田步枪，45，伤害 1D10+4

技能：击鼓 87 说服 45 历史 82 心理学 51
聆听 55

关于南北战争纪念碑被毁一事，霍顿并不知道什么特别的情况。他抱怨说如今人们不再尊重历史，也不再尊重那些人作出的牺牲。他不知怎么地把这件事与即将发生坏事联系起来。“那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彼此为敌。美国人与美国人对抗，兄弟与兄弟反目。确实，战争的理由是充足的，但这场战争让这个国家变得破裂——它把这个国家撕成了两半，而当这两半又被粗暴地合在一起时，中间就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那样的时代不会简简单单地过去的，朋友们。它依然伴随着我们。我们身上依然流着邪恶的血液，我能感觉到。没错，我能感觉到。”

如果询问他阿卡姆还有没有其他南北战争老兵的话，他会回答他只知道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一个人。“第二次牛奔河之役之后，他们把他带走了，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当时他的腿流着血，他的嘴里满是胡话，就像疯子一样。”

如果询问他在第二次牛奔河之役里扮演的角色的话，他会声称自己没有参与这场战斗。他说他后来感到了前线，但另一名军官拦住了他，就好像害怕事情会变糟一样。他长久以来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那场战斗，也否认自己知道威登的懦弱之举，以至于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这套说辞了。【心理学】检定会发现他没有说实话。

如果询问他最近反复做的梦的话，霍

顿会拒不开口。他声称自己不知道什么噩梦，并觉得奥马丽护士只是担心过头了，不过他显然在隐瞒些什么。

在调查员离开之前，霍顿会告诉调查员让他的孙女相信他的身体状况很好，护理院照顾得也很好。他解释不了自己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会出现的喜怒无常的阶段吧”。成功的【心理学】检定会发现他明显在惧怕什么东西。

在见面后，调查员进行【精神分析】或【医学】检定的话会确信，霍顿看起来身体没什么问题，他的焦虑完全是出于心理原因。

如果调查员想在晚上回到护理院听一听老人的梦话的话，他们需要获得奥马丽护士的许可。KP 可以允许他们【说服】或【魅惑】对方。如果她没有理由不信任调查员的话，她就不会特别反对这个想法。行贿只会让她感到受到了冒犯。如果调查员在此度过夜晚，见第二夜一节。

第二天

第二天，调查员可能会想要研究一下南北战争，还可能会去拜访一下阿卡姆的另一位南北战争老兵，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但是首先，他们会听说关于基督教堂墓地的最新消息。尽管没有什么细节，但是传言称南北战争纪念碑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

基督教堂墓地

调查员如果想要观察南北战争纪念碑的话，到达墓地会发现有一小群人挤在墓地入口的大门那里。两个警察站在门口看守着，只让有授权的访客进入。14 英尺高的石质方尖碑本来从墓地大门那里就能看

到，而如今已经被一面匆忙竖起的帆布墙挡住了。

在大门里站着路德·哈登警长，正在与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讨论着什么。如果调查员想要进入墓地的话，就必须获得哈登的许可。如果有人认识哈登，或者过去与他交好，他就会邀请他们进去。否则的话调查员可能需要【说服】或【法律】检定。如果跟这位警长搞好关系的话，他会难为情地向调查员承认，如果他们能提供任何见解的话他会很感激。

询问哈登或其他警探得不到多少信息。有些人怀疑这事是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做的。更冷静的人会觉得这是学生弄出来的怪异的恶作剧。如果调查员没能通过哈登进入墓地的话，他们也可以去认识一下墓地守夜人，戈博·彭德。（见《守夜人的故事》一节）

现场

走进帆布后面，调查员就会发现之前布满裂缝的纪念碑如今上面长了一层厚厚的、由带有光泽的黑色物质构成的壳，就像琥珀一样。在壳里面，纪念碑的抛光大理石变成了或者是被替换成了许多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穿着南北战争时期的军服（损失 1/1D4 点 SAN）。进行【侦查】检定会发现有的尸体实际上正在动，在壳里面轻微地翻滚扭转着（再损失 1/1D2 点 SAN）。在纪念碑顶部的位置，调查员能看到一对巨大的蝙蝠般的翅膀围绕着方尖碑，同样也被厚厚的外壳包裹在内。纪念碑的底部散落着许多头骨，纪念碑周围的植物都枯萎凋零了。

靠近仔细检查这个奇怪的外壳的话，会发现这是黑色的虫胶。要想从上面撬一块下来的话需要使用小刀或者类似的工具。对样品进行研究并不能辨认出这到底是什么材料，不过会发现里面含有微小的人类组织碎片。（损失 0/1 点 SAN）

变形的纪念碑不会被枪或其他武器损坏；法术也没有用处。高温可能会熔化一部分外壳，不过纪念碑依旧不会受到伤害。最强力的爆炸装置也不能对其造成伤害。

守夜人的故事

墓地大门口围着的人里也包括基督教堂墓地的守夜人，戈博·彭德。他昨天夜里在这里，听到和看到了一些警察更希望他不要重复讲述的事情。调查员在观察纪念碑之前和之后都可以去认识一下彭德。

戈博说，昨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他听到纪念碑发出一声噪声。他以为是有人在搞恶作剧，于是他拿起手电筒前去查看。当他走到纪念碑旁的时候，他看到纪念碑在动，发出光，像活物一样时张时缩。大理石里的裂缝张开了，他能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发光。



一想到今天晚上还得去工作，戈博就闷闷不乐。如果调查员提出想要在墓地过夜的话，他会很愿意给他们提供住处。戈博的夜班在晚上 8 点开始。

追溯过往

如果调查员想要研究阿卡姆在南北战争期间的历史的话，可以寻求一下资料来源。

阿卡姆历史学会

在这里，调查员可以查找参加了第 23 志愿兵团的阿卡姆人的历史。有 27 名本地人牺牲，其中 22 人死于第二次牛奔河之役。成功的【图书馆使用】检定会找到一本小书，题名为《我们的军人：阿卡姆与南北战争》，作者是卢卡斯·B·怀特博士（见下）。这本书里有一张鼓手爱德华·霍顿的照片，还有一张威登中尉的照片。



如果调查员与历史学会馆长 E·拉普哈姆·皮博迪谈一谈的话，他们会得知这两个人是已知仅有的两个依然住在阿卡姆地区并且依旧活着的南北战争老兵。皮博迪认为霍顿住在退伍军人之家，而威登住在镇子西北部布莱尔路上的家族老宅里。

分发材料#1

《我们的军人：阿卡姆与南北战争》选段，1878 年出版

参与那场战斗（指 1862 年 8 月 29-30 日的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人里，没有比我们阿卡姆本地出身的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上尉更勇敢的了。“如果更多的人像威登那样战斗，我们早就击退杰克逊了。”约翰·波普将军在战斗结束后充满敬意地说。

当一切陷入混乱，我们的军队四处逃窜时，只有威登中尉拒绝逃跑。50 个第 7 军团的士兵、30 个第 9 军团的士兵和 22 个来自我们第 23 军团的士兵响应了他的号召，在炮火中集合起来。

威登亲自率领这些人朝对方的炮兵部队发起了一次绝望的冲锋。他是当时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但也身负重伤。因为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私的英雄精神，威登获得了军功表彰，后来又从阿卡姆镇长和以他为自豪的阿卡姆人民手中接过了荣誉证书。但这并不是他的英勇所带给他的全部。他还得到了一条木腿，用于替换他在那次惨烈的战斗中失去的那条腿。

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

调查员会找到许许多多关于南北战争的书籍，但是都比历史学会里的那本书讲得笼统。贝兹利·法拉第的《南北战争中的马萨诸塞州》是为数不多的特别提及了威登的那场冲锋的书籍之一：

分发材料#2

《南北战争中的马萨诸塞州》选段，1893 年出版

或许对马萨诸塞州来说南北战争中最

残忍的一天就是 1862 年 8 月 30 日。一百多位勇敢的年轻人死在了一次著名的事件中，那就是“威登冲锋”。

来自第 23 军团的一位年轻中尉，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以一人之力把被击溃的军队集结了起来，而其他军官都逃离了战场。有那么一个瞬间，第 23 军团的鼓手奏出了激烈的鼓点，战局似乎即将发生扭转。

来自第 7、第 9 和第 23 军团的一群底层士兵集合在威登周围，在他的带领下朝着一个严加防守的联盟军炮台冲锋而去。然而，响应了威登绝望的号召的人还是太少了，这场冲锋变成了一场灾难。

尽管身负重伤，但威登本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威登是这场灾难般的行动的唯一幸存者，但最新发现称，爱德华·霍顿，第 23 军团的那名 12 岁的鼓手，当时也在场并且也活了下来。当时似乎人们都忽略了他也在场的事实。霍顿继续参军，参加了怀尔德尼斯之役、维克斯堡之役和葛底斯堡之役。

阿卡姆广告人报

如果调查员只是大概地想要研究历史情况的话，钻研报纸档案要花很长时间——至少八个小时。如果寻找的是更具体的信息，则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并进行【图书馆使用】检定。当天的《阿卡姆广告人报》直截了当地报道了这件事，只是偶尔稍稍离题赞扬一下合众国军勇敢的士兵们为对抗联盟军的威胁而做出的英勇的努力。

报纸有一份关于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特辑，还有一篇 1863 年的报道，讲述了厄普顿·威登返乡一事。（见分发材料#3）

还有一篇发表于 1866 年 2 月的文章，宣布决定建立南北战争纪念碑。“纪念那些为了维护国家完整统一而牺牲的人们。”这座纪念碑由阿卡姆全体公民出资，第一笔捐赠来自镇长安德鲁·柯尔文。

分发材料#3

威登被授予荣誉

奖赏受伤的英雄以荣誉奖章

阿卡姆——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上尉在华盛顿地区长期住院后于今日返回家乡。为纪念他在北弗吉尼亚州由波普指挥的战役中的英勇冲锋，阿卡姆镇长安德鲁·柯尔文以阿卡姆的方式欢迎这位受伤的老兵回家。他为威登举办了一场接风宴会，并授予他一份镇长签字的荣誉证书。

“我只是做了任何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威登对聚集在他家族宅邸前的人群谦逊地说。“真正的荣光，”他继续说道，“不属于我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悲哀的幸存者。你们心中的尊敬应当属于那些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死去的勇敢的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威登依然受到刚刚截肢的腿的副作用的折磨，他很快就显露疲态，返回休息了。

阿卡姆公报

当时的阿卡姆公报是厚厚的周报。它也报道了和《广告人报》相同的故事，不过直接描写更少，推断更多。上面有一篇辞藻华丽的关于威登的英勇行为的报道。（见分发材料#4）

还有一篇 1867 年的深度报道，标题为《上战场的男孩：阿卡姆的鼓手爱德华·霍顿》。在记述霍顿参展的历程时，提到曾经有这位鼓手参与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记载。然而，在采访霍顿本人时，记者却发现他否认自己参与过那场冲锋。由于这篇文章是战后发表的，调查员需要额外声明自己要查找战后出版的报纸才会找到这篇报道。

分发材料#4

《阿卡姆公报》选段，1862 年 9 月 11 日

在阿卡姆，威登和他倒下的战友的命运在人们心中激发起了一种深刻的情感，

这种情感使悲伤和愤怒得到了缓和，但却没有减弱。这种情感就是自豪感，为这个高尚的古老城市以人民的鲜血捍卫这个国家的自由而生发出的自豪感。我们为厄普顿·拉马尔·威登和那些随他冲锋、为保护合众国的高尚斗争做出重大牺牲的士兵们献上敬意。

在那场战斗后，马萨诸塞州州长和美国战争部长立即以电报沟通了关于马萨诸塞州死伤军人（包括阿卡姆）的处置与看护问题。

威登公馆

威登公馆位于阿卡姆西北部郊区，布莱尔路旁，密斯卡托尼克河南岸，靠近被称为“帕森点”的小山丘。这栋老宅门口有一扇破旧的铁门和一条泥泞的车道。罗德里克·阿斯本的崭新的福特 T 型车停在房子前方。

罗德里克·阿斯本

敲门的话，罗德里克·阿斯本会来应门。这是威登招来的房客，31 岁。他是个单身汉，三个礼拜前刚刚搬进威登公馆，

这是将近 30 年以来除了威登本人以外第一个住进这里的人。阿斯本看起来疲惫而憔悴，面色苍白。如果询问得好，他会说最近两天他睡得很差（原因是每晚都无意识地为仇恨雕像提供了 15 点意志）。除此之外，他表现得很好，他会告诉调查员说自己住进这里的房租价格非常公道，只要他保持安静、不打扰病弱的房东就可以。他说威登住在地下室。



罗德里克·阿斯本，31 岁，未来的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STR 55 CON 45 SIZ 75 DEX 65
APP 60 INT 60 POW 30* EDU 90
SAN 67 HP 12
伤害加值：+1D4

技能：会计学 34 信用评级 76 母语 95
话术 32 历史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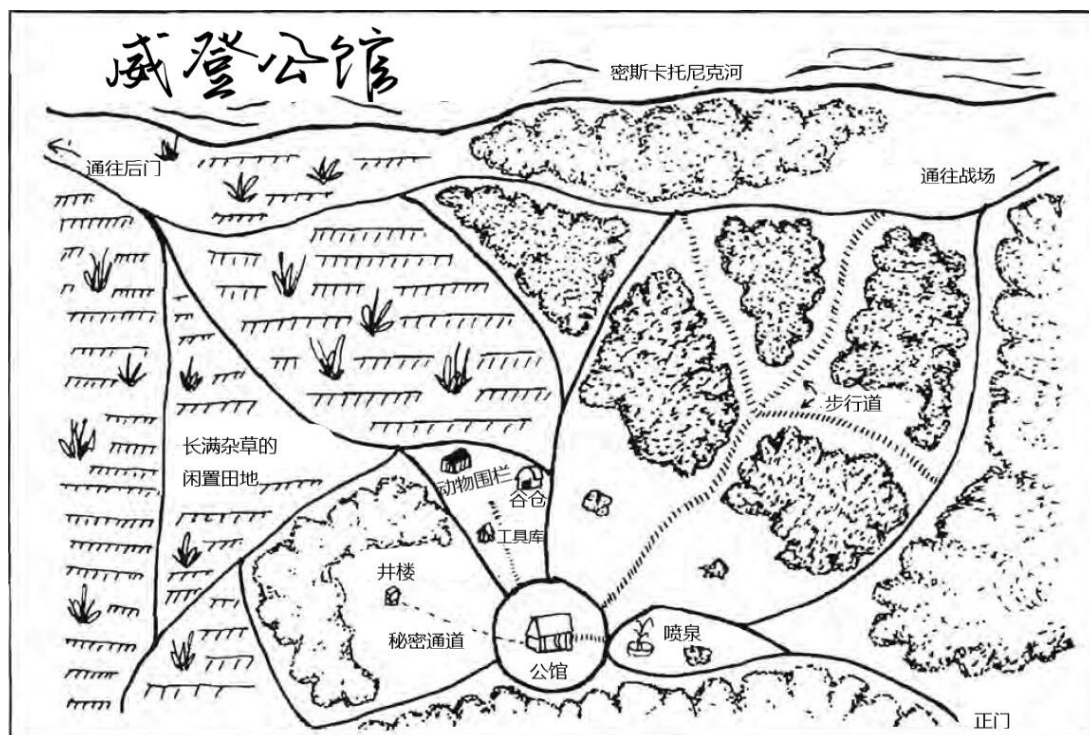
*这是罗德里克目前的意志值。在召唤雕像之前，他的意志为 60。

阿斯本告诉调查员说，威登似乎没有访客，也没要朋友，至少在他搬进来以后没有人来访过。他试图阻止调查员打扰老人，不过如果调查员坚持的话，他会指给他们通往威登居住的地下室的路。

威登正在睡觉，仍然因为前天晚上举行的 8 小时仪式而筋疲力尽。敲他房间的房门没有任何回应。开门的话，会发现这个 85 岁的老人躺在一张行军床上睡着了。调查员的闯入使他醒过来，不过他的眼睛依旧呆滞而朦胧，他似乎失去了全部的力量与生命力。起初他会胡言乱语：“你是跟麦克莱伦一起来的吗？”或是“你给骡子浇水了吗？”他最终会清醒过来，不过他太累了，不会花多长时间跟调查员聊天。调查员会注意到他失去了一条腿；一条粗糙的木质假肢斜立在墙角。阿斯本非常担心老人的健康，因此也会阻止调查员打扰威登太长时间。

厄普顿·拉马尔·威登，痛苦的内战英雄

STR 20 CON 15 SIZ 45 DEX 35
APP 25 INT 75 POW 65 EDU 92
SAN 0 HP 6
伤害加值：-1D4
武器：剑，45，伤害 1D8+1；
1860 柯尔特.45 左轮，76，伤害 1D10+2
技能：议价 45 克苏鲁神话 4 信用评级 62
地图制作 60 侦查 72 聆听 66 说服 75



庭院

公馆后方有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谷仓和一个里面长满杂草的动物围栏。谷仓从外面闩住了，很容易打开。地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任何在上行走的人都要进行【幸运】检定，否则就会踩上一个古老的隐藏陷阱。陷阱会造成 1D6 点伤害，并且陷阱生锈得非常严重，需要去医院就诊才能避免感染和其他后遗症。

在探索谷仓周围时，进行【侦查】检定会发现旁边的树林里藏着一个破败的井楼。里面的井是通往威登的地下室房间的秘密通道。关于井楼和通道的详细信息见井楼小节。

第二夜

当天晚上，调查员可能会想要更深入地探究这个谜团。可能的选择有拜访威登公馆，前往密斯卡托尼克谷退伍军人之家，或是蹲守基督教堂墓地。

威登公馆

午夜时分，基督教堂墓地的雕像会完成最终的转变，从可怜的阿斯本身上再吸走 15 点意志。在公馆过夜的调查员通过成功的【聆听】检定可能会听到阿斯本的房间内传来隐隐约约的呻吟声，阿斯本正在睡梦中辗转反侧。很容易就能把阿斯本叫醒，但是为时已晚，并不能阻止他的意志被吸取。调查员会发现阿斯本非常疲惫而憔悴，其不正常程度足以让调查员失去 0/1 点 SAN 值。

退伍军人之家

如果调查员提前预约过的话，他们可以在退伍军人之家过夜，聆听爱德华·霍顿关于战争的噩梦。在午夜刚过不久的时候，霍顿会开始不停地翻来翻去，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什么。（由于这段梦话非常长，KP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播放，模仿霍顿黑夜中的声音，而不是照着文字简单地朗读出来。）

梦话

“在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战场上，敌人比我们被告知的数量要多。‘石墙’杰克

逊率领着一众联盟士兵在山脊上排开，几乎要延伸到里士满了。这还不是全部。隆史崔特在 29 号夜里也跟了上来，率领着他的骑兵部队冒雨前进。他带来了十二门大炮。”

“我们在早晨跨越了牛奔河。这条河很宽，但很浅，我们都把步枪举在头顶前进。我们到达了对岸，本尼斯上尉把我们集合起来，然后准备行进战场。我接到的命令是在看到敌人之前不能击鼓，以免暴露我们的位置。但是南方佬把我们摆了一道，他们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攻击目标而已。”

“他们起初用火炮攻击我们，那感觉就像是地面在我们周围裂开了一样。士兵们开始狂奔，陷入恐慌之中。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附近都有南方佬，边射击边大声喊叫——那些南方佬的叫声让人后背发凉。我拼命奔跑，但炮弹就像雨点一样打下来，我周围到处都有人倒下。我们的队伍被冲散了六七次，最后我们又都回到了河岸上。”

“上尉不见了，但是年轻的中尉威登站了出来。我们周围的人来自不同的军团，但威登是在场军衔最高的人，他看起来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兄弟们，往上冲，’他说，‘我看到了一处破绽。往上冲，把那些南方佬赶回他们的种植园去，我们就安全了。为了星条旗，往上冲吧。’于是我们就开始冲刺，我跑在前面，像疯了一样地敲鼓。我们也能打仗，而不是当逃兵，我们要向那些南方佬证明这一点。”

“根本没有什么破绽。我转过头，看到威登朝着河对岸全速逃跑过去。我后来也参加了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的战役，但我从未见过这样惨烈的屠杀。人一旦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就会牢记在脑子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那场炮击中，没有一个人的一个部件是完好无损的。我把自己埋进泥土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流血倒下，而我，一个小男孩，只能让眼泪流进泥土里。”

“那天夜里，在南方佬没有注意到我而离开之后，我回到了河边。那场冲锋中

所有人都死了，除了威登和我——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后来我看到威登被担架抬走了，但我从未透露过他当逃兵的事情。”

霍顿的声音渐渐变小了。如果调查员试图叫醒他的话，他会坐起来，用瘦骨嶙峋的手有力地抓住他们。老人依然在睡梦中，但他的声音充满恐惧：

“老天啊，让它过去吧。他们不想再次投身战场了。让它就此过去吧。我能感到一股力量的召唤，那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不要让它降临。我能看到那条河，河畔的草地，和身上沾满鲜血的人们。”

然后他会醒过来，发现自己身旁站了一群人，感到既害怕又迷惑。他声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但【心理学】检定会发现并非如此。

基督教堂墓地

如果调查员与墓地守夜人戈博·彭德——或警方——打好招呼的话，他们可能会在墓地过夜。如果他们沒有事先安排好，而在夜间接近这里的话，需要进行【说服】检定才能让守夜人或警察允许他们进入。戈博·彭德会与两个拿着灯笼的神色紧张的警察一起值班。

如果调查员决定突破上锁的大门进入墓地，或是翻墙，都有可能被逮到。紧张过度的彭德手里拿着一把 12 口径猎枪，他会先开枪，然后才会喊出“谁在那里？”每名警察都拿着.38 左轮手枪，但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会开枪。他们会试图逮捕未经授权的闯入者。

警察部署在大门门口，而戈博会按照他的日常流程行动：晚上 8 点打卡上班，吃点东西，喝点咖啡；9 点巡逻一圈，然后开始看牛仔通俗小说，直至午夜；再巡逻第二圈，然后从午夜睡到凌晨 4 点；巡逻第三圈，再喝点咖啡，看会书；最后在早晨 5:30 巡逻一圈，收拾东西，6 点下班。

美国南北战争 1861-65

美国南北战争并没有单独的起因，而是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奴隶制。工业化的北方在 1804 年已经撤销或已经采取措施准备彻底废除境内的奴隶制度。但是农业化的南方的经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此反对废除奴隶制。尽管历史学家关于战争的确切起因尚有争议，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的北方与农业化的南方在州权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南方各州一直希望能够对自己的经济和资源有更强的掌控力，认为联邦政府的崛起是对他们的自治权的威胁。更进一步地，南方各州认为联邦是一种自愿的联盟，因此认为自己有权退出。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认为在被宪法承认之前各州并不存在，因此每个州都无法从整个合众国中脱离出去。

在矛盾冲突中，奴隶制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南方依赖奴隶制来种植和收获棉花与烟草。北方的许多废奴主义者长久以来希望废除奴隶制，而 1861 年新当选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就职似乎正预示着奴隶制的废除。作为回应，南部各州脱离了合众国，选举了他们自己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林肯声称南方各州仍然隶属于合众国，这最终导致了南方联盟军对萨普特堡的进攻。林肯调动了军队，这被南方视作宣战的信号。尽管联盟军起初获得了机场胜利，但南方缺乏北方所拥有的资源与人力，最终在 1865 年被合众国军打败。这场战争中死去的美国人口数量要超过任何一场其他的战争，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牛奔河之役

威登冲锋是以一场真实存在的战役为背景而虚构出来的事件。在半岛战役之后，约翰·波普将军将其率领的合众国部队带进了弗吉尼亚州，第二次牛奔河之役就开始。罗伯特·E·李所带领的联盟军所向披靡向北行进，并在牛奔河畔的马纳萨斯攻击了波普的部队。麦克莱伦将军还没来得及支援波普，李就把“石墙”杰克逊和他的士兵们派到了波普部队的后方，强行开战。波普在 8 月 29 日开始进攻，利用麦克莱伦新派来的部队增强自身实力。第二天，李和隆史崔特将军前来支援杰克逊，从侧翼攻击了合众国军。尽管如此，波普还是展开了进攻。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关于军事的提示

南北战争中主要使用的兵种为骑兵、步兵和炮兵。尽管也有几场海战，但战斗大部分还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南北战争中出现了早期的堑壕战，并且在这场战争中，军队造成伤害的能力远远超出了治愈伤害的能力。低下的医疗水平导致了許多无谓的伤亡。当时截肢非常普遍，而在更好的医疗条件下的话，这些肢体本应能留存下来。

除了改良的步枪以外，火炮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力。12 磅火炮被用于打击敌方的骑兵和步兵。尽管此前欧洲的战争中就曾使用过火炮，但在这场战争中，火炮的机动性与有效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于被最近的事情吓到了，彭德一直随身带着他的猎枪。

墓地似乎一切正常，直到午夜时分，升起了不正常的浓雾，停留在地面上。【聆听】检定会听到远方传来行军脚步声，这是幽灵军团集结而来，呼应仇恨雕像的召唤。

任何在纪念碑附近的人都会听到帆布里面传来了嘶嘶声和咯吱声。在里面，纪念碑开始转变，厚厚的外壳熔化脱落，里面的尸体扭曲成种种褻渎的姿态，模糊地构成了仇恨雕像的实体。那双巨大的翅膀展开了，拍打着空气，把这黑暗的形体带向空中。目睹此场景需损失 1/1D6 点 SAN。

这个黑暗的形体绕墓地盘旋，接下来向下俯冲，攻击任何它注意到的人类。它更有可能攻击警察或是戈博·彭德，但也有可能追逐调查员之一。它会笼罩住自己选定的目标，把他整个吞下去，让他成为自己黑暗形体的一部分。然后它会飞走，离开墓地，朝西北方向穿过镇子，最终从视野中消失。目睹其他人被雕像吞噬的人要损失 1/1D4 点 SAN。

恐惧雕像的仆从

雕像的仆从是可怕的类人生物，8英尺高，头部是扭曲的非人的头颅。它们结对行动，抬着担架，上面是穿有南北战争军服的尸体，组成了“担架连队”。这些尸体实际上是僵尸，可以被仆从命令站起来追赶调查员。任何被僵尸杀死或抓住的调查员都会被带到担架上，成为死灵的一员。

恐惧雕像的仆从

STR 100 CON 85 SIZ 100 DEX 55
INT 30 POW 80 HP 19 移动力 7
护甲：6 点骨骼护甲
武器：爪击，75，伤害 2D6+1
技能：追踪 77 聆听 65 侦查 50

担架连队成员

STR 80 CON 80 SIZ 5 DEX 35
INT 0 POW 5 HP 14 移动力 6
武器：重击，35，伤害 2D8+1D6
火枪，55，伤害 1D10+6
技能：追踪 77 聆听 65 侦查 50

第三天

任何在威登公馆过夜的调查员醒来都会发现这里被浓雾包围。试图离开房子的调查员会发现房子周围到处都是可怖的恐惧雕像的仆从。

如果没有调查员在此过夜，并且 KP 认为有必要把调查员引导到威登公馆的话，可以安排罗德里克·阿斯本给调查员打电话。他听起来疲惫，恍惚，说话毫无条理——他既担心又害怕，乞求调查员前去帮助他。

鼓手来访

另一个让调查员前往威登公馆的方法是让爱德华·霍顿拜访他们。清晨，霍顿会出现在调查员家门口。他看起来健康而充满生气，就好像重返青春一般。他拿着自己那面破旧的行军鼓，称自己要去拜访厄普顿·威登。他打算开车去，觉得调查员可能会想要与他同去。

威登公馆

开车前往威登公馆的路上，调查员会发现从河里升腾起的雾气覆盖了整片区域。雾还没有浓到需要放慢行驶的地步，不过雾确实使地面看起来模糊不清。进行【侦查】检定的调查员能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身影沿着山脊和山顶移动。看不清楚细节，但是能看到这些身影两两成对，似乎抬着担架之类的东西。尽管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但这片地区看起来有些陌生，与前一天有些微妙的不同。

如果调查员觉得他们应该转头回到镇子上的话，他们会发现身后的路已经消失了，身后只有两道车辙印，这显然不是汽车的痕迹。他们面前的路看起来很正常，但随着车轮开过地面，路就发生了变化。

如果调查员停下来下车出去，仆从的影子就会从雾中靠近，想要抓住调查员，把他们带到担架上去。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开车前往威登公馆。调查员将会认识到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最终，公馆从雾气中显现在他们前方。停车出去，调查员依然会看到雾中有仆从靠近。调查员需要迅速进入公馆才能避免被袭击。

威登公馆

调查员会发现罗德里克·阿斯本非常憔悴，状态糟糕。但是厄普顿·威登却显得格格外年轻强壮，眼睛闪闪发光。令人惊异的是，他的两条腿都是完好的，原本失去的那条腿莫名其妙地复原了（损失 0/1 点 SAN）。他看起来非常健壮，就好像只有前一天的一半年龄。他在调查员中间走来走去，拍他们的背，和他们握手。他已经陷入了彻底的疯狂，认为调查员是来协助他进行他疯狂的计划的。看到霍顿，威登紧紧地拥抱着他，就好像是在拥抱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霍顿多年来一直缄口不言，而如今已经忍不住了。他会愤怒地提醒威登不要忘记他多年前的懦夫行为。威登毫不理会他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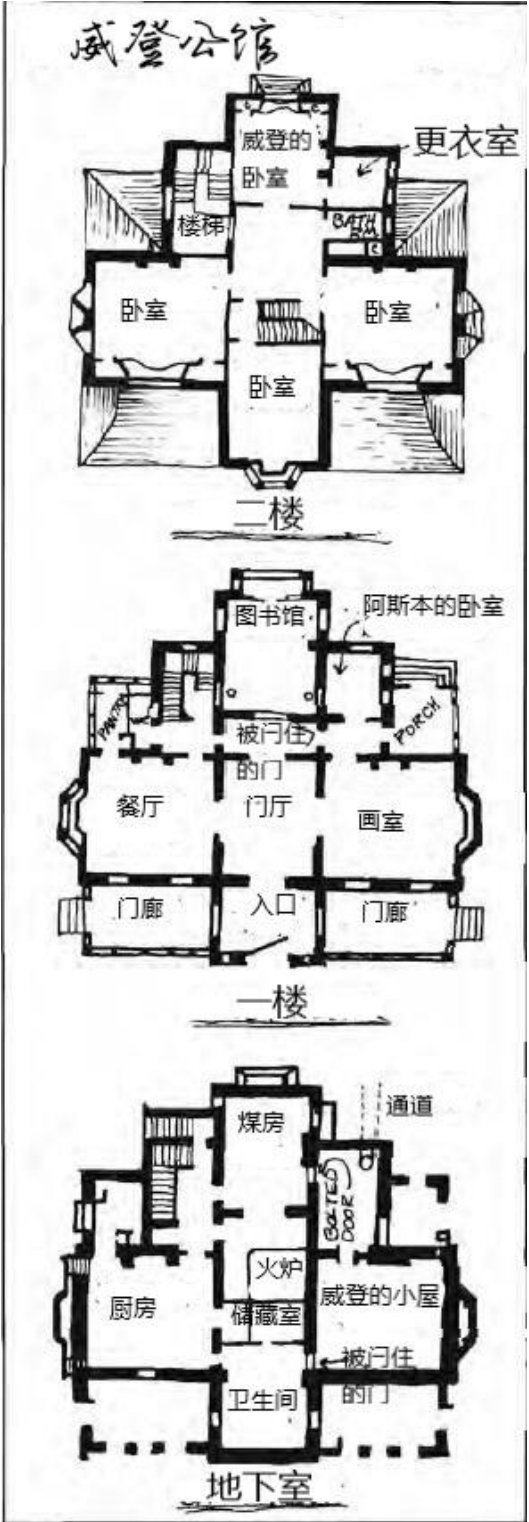
“那件事马上就会被修正了，”他说。“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这里等待呼唤。当午夜来临，我们就要进入战场。历史将会成为谎言，而我，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询问他关于罗德里克·阿斯本目前的状态的问题的话，他会回答，“有时牺牲是必要的。那天，有许多人在牛奔河畔牺牲了他们的全部。”

威登会告诉调查员，一旦计划开始推进，他们就无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了。他建议调查员接下来的一天里好好休息，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这里有充足的食物和物资。不过不要离开这座房子。我

与一个邪恶的存在建立了合作，它这一天里都会在外面。在午夜时分呼唤来临之前，不要离开这座房子。”

他告诉调查员他们可以随意使用这座房子，不过不要进入他睡觉的屋子。他在午夜之前都不希望被打扰。



要求威登做出解释的话，也只能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他会说到他的士兵马上就会回来了，这次他会引领他们重返光荣。然后他就会回到地下室的房间去，把门关上。

厄普顿·拉马尔·威登上尉

STR 70 CON 75 SIZ 55 DEX 65

APP 55 INT 85 POW 65 EDU 92

SAN 0 HP 13

伤害加值：+1D4

武器：剑，45，伤害 1D8+1

1860 年.45 柯尔特左轮，76，伤害 1D10+2

技能：议价 45 克苏鲁神话 4 信用评级 62

制作地图 60 侦查 72 聆听 66 说服 75

公馆里的一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子内部和周围开始发生超自然的现象。随风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火药味，而那些模糊的身影依旧在雾中移动着，抬着可怕的担架。就连外面的树都变得黑暗而扭曲。落在树枝上的鸟突然被树干上出现的血盆大口吞噬。再后来，房子本身也受到了影响。房椽开始变形，上下起伏。房梁也开始弯曲，上面出现了许多张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用刺耳而恐怖的声音朝调查员尖叫着。壁炉里堆满了腐烂的头骨，像烧红的煤块一样发出红光，喷射出硫磺般的气体，裹挟着死亡、血液与战争的气息。KP 可以在合适的时候要求调查员损失 SAN 值。

探索公馆

楼上的一间卧室里有一张台球桌，上面铺着房子周边地区的大型地图，上面摆放着南北战争时期士兵的微缩模型。联盟军占领了帕森点的山顶，而合众国军位于低地。墙上的地图详细描绘了第二次牛奔河之役的双方布局。

上锁的家族图书馆里有超过 2000 卷书籍，主要都是经典书籍，但几乎包括所有类型的主题——同样也包括不起眼的一些

神秘学书籍。桌子上放着威登的日记，时间为 1879–80 年。威登以难以辨认的字迹反复描述着自己“犯下的重罪”与“心灵的可怕失败”所感到的愤怒，不过没有描述过具体的内容。在日记扉页背面，调查员会发现一个简陋的地图，表明房子里有一条通往树林里的古老井楼的通道。

调查员如果想要搜查威登在地下室的房间的话会发现门从里面被锁住了。强行闯入会激怒威登，他会命令他们离开，威胁要开枪射击。他只想打伤他们，而不会打死他们。他会重申，调查员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事情的推进。

罗德里克的信息

罗德里克·阿斯本经常能看到威登钻研一本老旧泛黄的手稿，他显然将之视作珍宝。阿斯本认为威登把这本手稿藏在地下室房间里。罗德里克还会说，他认为肯定存在某条进出威登房间的密道。他曾经在夜里听见奇怪的来去声。

一条秘密通道连接着公馆后方的井楼和威登地下室的房间。调查员可能会回想起威登日记里的那张地图。

恐怖通道

调查员要想搞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研读威登藏在地下室房间里的《莫杜思文集》。利用井楼里的通道进入威登的房间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话调查员就不得不对外面潜藏着的怪物。

如果调查员不打算从这个角度进行探索的话，爱德华·霍顿会进行尝试。如果他们让老人独自外出的话，很快他们就会听到可怕的尖叫声。从窗户往外看，他们会看到霍顿的尸体被仆从用担架抬走了。意识到他们致使老人无谓地死去会造成调查员失去 1/1D4 点 SAN 值。

调查员外出的话会发现仇恨雕像的仆从和它们放出的僵尸正在追逐自己。这些僵尸士兵会朝调查员开枪。如果被击倒的话，调查员就会成为僵尸士兵的一部分，被其他僵尸用担架抬走。如果调查员被活捉了，他会被拖回担架，周围全都是僵尸，这会让他损失 1/1D10 点 SAN。

井楼

井楼是一栋小小的木制房子，门开着，里面是一口干涸的古井，直径大约 6 英尺，深约 20 英尺。井壁上有梯子通往底部。进行【侦查】检定会发现井壁上有一块地方可以挪动，挪开会发现里面是一条 5 英尺高、3 英尺宽的密道，通向房子里面。

穿过整条通道只需要两三分钟时间，不过半路上地面上会长出来腐烂见骨的手拉扯调查员，阻碍他们前进。这些手不会造成什么伤害，顶多会撕掉几条衣服上的布料，不过在漆黑的通道里看见这些东西需要损失 1/1D6 点 SAN。陷入疯狂的角色会逃离通道，可能会被仆从抓住或杀死。

威登的房间

通道尽头就是通往威登房间的门。调查员需要全力倚靠在门上才能把它推开。在房间里，威登正熟睡着，打着呼噜，蜷缩在行军床上。屋子里弥漫着体臭和霉味。

威登的宝贝，《莫杜思文集》，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拿到东西之后，调查员就可以从房门离开房间上楼，而不用再钻一次可怕的通道了。

尽管成功的【母语】检定能够让调查员搞清楚威登到底做了什么，但它也证实了威登的话：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这个进程。他们只知道，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直面仇恨雕像，而缺乏勇气的人将会受难。

恐怖军团

午夜时分，调查员会听到巨大的翅膀拍打的声音，这是雕像出现并绕着房子飞行。阿斯本的脸色突然变白了。他捂住自己的喉咙，开始哽噎，脚步蹒跚，接着倒在地上死了。他最后的那些意志也被房子上空盘旋着的怪物吸干了（损失 1/1D3 点 SAN）。

往窗外看，调查员会看到雾气消退了，前院出现了许多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这些人和许多年前那个八月的日子里在牛奔河畔的样子完全相同，只不过他们中蔓延着恐怖的沉默。其中一名鬼士兵举起了号角，吹响了起床号。调查员感到浑身一阵凉意，低头发现自己也穿着合众国军的制服。

随着召唤声，威登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他向调查员宣布一切进展顺利，“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他视察着调查员们的军服，偶尔为松动的纽扣或磨损的滚边而训斥他们。他催促调查员赶快出门，接着向门外集结的军队下达了指令。如果霍顿还活着的话，他会向调查员指出这里的许多人都是多年前的那天死去的人：“这是比利·冈里，那是维尔德·鲍勃·皮克特，”等等。被仆从抓走的调查员也会出现在队伍里，阴冷而沉默地站着。他们辨认不出自己的同伴。

霍顿转身朝向调查员。“朋友们，鼓起勇气来，”他说，“你们卷入了一场本与你们毫无关联的事件中。我有我的角色要扮演，不过你们没有。但是你们现在是士兵了，只有勇气才能让你们活下来。相信我。”然后霍顿抬脚迈向军团的前方。调查员们会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年轻，最后变成了战斗当天那个 12 岁的鼓手男孩的模样。

调查员被命令进入队伍。“逃兵会被射杀。”威登冷酷地说。排成行列的士兵沉默地点头同意。

被召唤的士兵，步兵不对

STR 60 CON 50 SIZ 55 DEX 70

APP 65 INT 60 POW 50 EDU N/A

SAN 0 HP 11

武器：.58 春田步枪，55，伤害 1D10+4

刺刀，46，伤害 1D8

技能：乔装 45 躲藏 62 聆听 45 闪避 42

跳跃 34 行军 67

在远处，帕森点的山顶上，调查员能看到一列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在一组火炮后面等待着，联盟的旗帜在他们头顶飘扬。成为士兵的调查员会发现自己手里拿着春田步枪，这是一种大口径前装式黑火药武器。随着小艾迪·霍顿击响的鼓声，军团向前迈进，朝河对岸冲去。

在军团到达战场时，月亮已经高悬于空，在战场上投射下恐怖的昏光。威登让士兵们在山坡脚下停住。联盟军位于山脊上的树林里，合众国军也已经就位，战斗即将开始。威登的眼睛在月光中闪闪发亮。

命运的战场

威登打算下令让他的军团朝对方戒备森严的炮台全速冲锋，这是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堪称灾难的一种战术（例证之一就是轻骑兵冲锋²）。但是威登在乎的不是胜负——他只想取回他失去的荣耀。他拔出剑，高举过头顶，命令冲锋。

艾迪·霍顿敲响军鼓，集结起来的军团开始朝山坡上冲去。跑得慢的调查员会被身后战友的刺刀推着前进。任何转身逃跑的人都会被离他最近的士兵近距离射杀。今夜不允许有任何懦夫。

军团必须顶着联盟军 12 磅炮弹的火力冲过开阔的战场到达山顶。在最后 60 英尺的距离里，军团将会面对叛军密集的火枪扫射。存活概率微乎其微，但只要调查员表现得足够勇敢，他们就不会受伤。

在全力奔跑的情况下，要花 12 轮的时间才能越过战场。每轮每名调查员都有 25% 的概率被炮弹打中。试图逃离战场的调查员会被队友打中，但被击倒的调查员会在地面昏迷过去，其他人从他身边越过去，然后他就安全了——至少在冲锋期间如此。

调查员承受的伤害是真实的，按照原样计算。但是，被“杀死”的调查员并没有真死——尽管玩家可能会这么认为。任何被打到 OHP 以下的调查员都会保留 1 点 HP 而昏迷，等到模组高潮的时候再醒过来。

SAN 值损失则额外计算。战场的激烈与刺激使得角色不会立刻扣除 SAN 值。每名玩家需要记录他的角色所失去的 SAN 值。告诉他们在战斗结束时再清算累积的 SAN 值损失，并决定临时或不定时疯狂。不要告诉玩家他们在战火中表现出的勇敢将会抵消这些损失——他们后面会自己发现的。

冲锋

每轮冲锋过程中每名玩家都要进行 D100 掷骰，结果小于等于 25 的就会有炮弹打在他身旁，结果见下方表格。有时表格内的结果需要再次掷骰。如果结果依旧小于等于 25，就会再次遭受炮击。失去勇气的调查员可以倒在地上，假装被打到了，让冲锋的队伍越过自己。一两轮后小艾迪·霍顿就会这样做，重复他在战斗当时的所作所为。KP 可以通过这个事件提示调查员模仿。

²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ge_of_the_Light

[Brigade](#)

炮击结果表

进行 1D20 掷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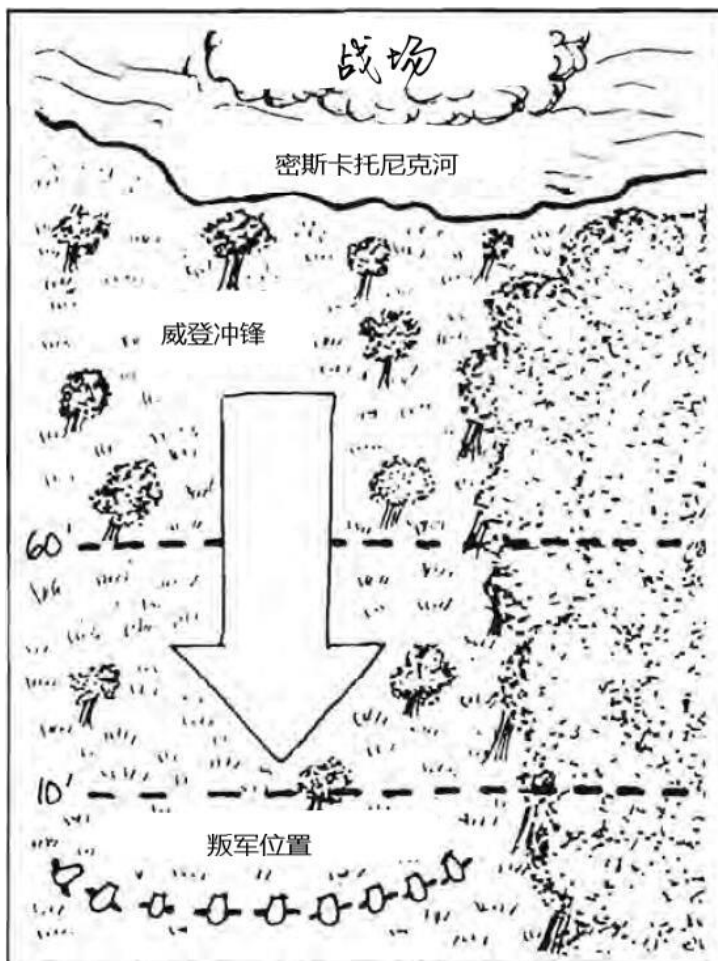
1. 你旁边的一个士兵被炸成了碎片。SAN 值损失 1/1D3。
2. 你旁边的一个士兵的头被炮弹打掉了。SAN 值损失 1/1D4。
3. 你踩进了一个腹部被炸开的士兵的身体里，他尖叫起来。SAN 值损失 1/1D4。
4. 被飞溅的弹片击中，HP-1D6。
5. 一颗炮弹在你身边炸开，HP-2D6，SAN 值损失 1/1D2。
6. 被飞过来的胳膊或者腿砸倒。HP-1D3，SAN 值损失 1/1D6，并再次掷骰决定是否被炮击。
7. 被弹片击中。HP-1D6，而当你发现胳膊上的伤口里有着某人下颌带血的碎片时，损失 1/1D6 点 SAN。
8. 腿部受到重伤，HP-1D6，SAN 值损失 0/1，并再次掷骰决定是否被炮击。
9. 被附近的炮弹爆炸击倒。再次掷骰决定是否被炮击。
10. 直接被炮弹击中。伤害 10D6。
11. 看到一个半张脸都被炸飞了的人蹒跚晃荡。SAN 值损失 1/1D6。
12. 一个被炸掉了的头颅从山坡上朝你滚下来。SAN 值损失 1/1D6。
13. 看到一个被炸成两半的人。SAN 值损失 1/1D4。
14. 身上溅满了污物、血和黏糊糊的内脏。SAN 值损失 1/1D6。
15. 你的面前躺着一个没有腿的人。SAN 值损失 1/1D3。
16. 被弹片击中，HP-1D6。
17. 看到一个人被炸飞到 20 英尺高空。SAN 值损失 1/1D2。
18. 你的面前掉下来一具无头的尸体。SAN 值损失 1/1D3。
19. 一个士兵边吐血边从你身边经过。SAN 值损失 1/1D2。
20. 被弹片击中，HP-1D6。

在激烈的战斗中，到处都是烟雾、爆炸和尖叫声。调查员很快会彼此分离，无法交流，每个人都只能孤军奋战。

射击

在冲锋中活下来，登上山顶的人将会在最后 60 英尺距离中面临联盟军密集的火枪扫射。所有存活下来的人都会几乎同一时间到达山顶，包括威登，2D6 名士兵，和进展到这一步的调查员。

火枪开始一齐射击，散发出一团烟云。所有活着的士兵都被打倒了，但是威登和调查员神奇地毫发无损。烟云朝他们飘过来，一时间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当烟雾散开，调查员会发现只有自己站在山顶，穿着他们原本的衣服。旁边站着再次变回老人的威登。烟雾向山下飘去，掩盖了战场的残迹。



装死的调查员如今危险了。只要他们继续保持安静他们就是安全的，但如果他们移动，站起来，或者仅仅转个头的話，他们就会引起他们周围的东西的注意。

士兵的残躯——腿，头，胳膊，破碎的躯体——会活动起来，攻击那些在战场上表现出懦弱的人，那些在勇敢的人去送死时躲藏起来的人。在接下来的五轮里，调查员们会被踢、咬、抓伤，还会被复仇的士兵的残躯追赶。造成的伤害很小，每名调查员不超过 1D4 点。但是这些调查员需要承受 1/1D6 的 SAN 值损失，加在他们冲锋过程中所损失的 SAN 值之上。

被“杀死”（击晕）的调查员在这一环节依然晕着，不会被复仇的残躯攻击。

荣光的代价

那些勇敢地冲到山顶的调查员的经历则有所不同。威登起初会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若狂，之后随着仇恨雕像从地上升起来停在他面前，他开始变得恐惧。雕像会张开翅膀，吞噬尖叫着的威登。听到威登充满痛苦与恐惧的叫声，调查员需损失 1/1D4 点 SAN 值。瞬间，雕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理石制成的阿卡姆南北战争纪念碑。山周围的烟雾也散去了，追逐着那些表现得懦弱的调查员的残躯也不见了。

后果

太阳在东方升起，在山坡上洒下光明，每名完成冲锋的调查员都会得到 2D10

点 SAN 值奖励。那些装死或被击晕的调查员只能得到 2D6 点 SAN 值奖励。任何逃离战场的调查员都只得到 2D3 点 SAN 值奖励。所有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所需要的治愈的时间与普通伤害无异。

任何打算查看纪念碑的人都会发现如今纪念碑上出现的是 28 个人的名字。厄普顿·拉马尔·威登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名单上。如果他们回到威登公馆，会发现房子已经变成了废墟，已经废弃了 30 年了。任何关于威登冲锋的图书馆与档案记录都表明，威登在那次冲锋中阵亡了。《莫杜思文集》和威登家里的所有财产一样腐朽破碎了，无论它处于何处。只有调查员和老艾迪·霍顿知道事情的真相。

